

書名 皇明中興聖烈傳五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樂舜日 撰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21  
編號 D8623800

# 卷一

皇明中興聖烈傳



西湖義士述

巨奸魏忠賢、河澗府肅寧縣北平村人也。父譚名  
大無性嗜黑夜要路截擄行商過客財貨毋刀氏  
手美濶好淫慾慣舞翠盤扒高竿又善跑馬  
走弄猴搬戲擅戲術專走川廣間市錢養家一  
且一曠野去處無村落旅店純是一帶羊腸  
嶺山路凹處有一片大石傍有古木垂蔭其上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3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皇明中興聖烈傳五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中興聖烈傳

卷之三

西湖義士述

巨奸魏忠賢、河澗府肅寧縣北平村人也。父譚名  
 大嘴，性嗜黑夜要路，截擄行商，過客財貨，毋刀氏  
 少而丰美，濶好淫慾，憤舞翠盤，扒高竿，又善跑馬，  
 走索，弄猴搬戲，擅戲術，專走川廣間，市錢養家。一  
 日行至一曠野去處，無村落旅店，純是一帶羊腸，  
 崎嶇小路，凹處有一片大石，傍有古木垂蔭其上。

夫婦遂繫馬縛猿於玲瓏石上，打開篋籠，拿出被單，展鋪石上而卧。刀氏看見月白風清，斗明星燦，陡想家中舊相交的孤老，展轉不睡，忽巉崖之下，剄喀一聲，一陣冷風撲面，半睡朦朧，恍惚間見少年似家中田九一般，但具綢繆，五更方去。刀氏醒來，只聞得一陣騷氣，方知是狐狸來淫他。自後刀氏漸比大肚，產下一子，到生得嘴臉敦厚，腰背豐隆，乳名叫做川鬼子。後更名進忠，大嘴久慣打劫。

家計日日充足，進忠年三十，而父母雙亡矣。

### 魏進忠大開賭場

却說魏忠賢父母亡後，遂移在河間府城裡居住。鎮日紅塵紫陌，花街柳巷，打拳蹴鞠，走馬戲場，靡不從事焉。為人外柔內猾，雖豹皮羊質，風鑑者多取其狀貌。年三十餘，交結寧國府在河間生意的白太始、龔繼明、河間城裡城外無藉棍徒周曉、崔規、卞狗，朝夕飲酒撒潑。一日卞狗謂進忠曰：我兄

第五六人生死交情似此日吃你的酒食沒個事報答你也不像樣我今藉有許多兄弟有人幫襯不如在城外空僻處開下一隻賭局省得靠別人錢場賭錢又多換得些錢來使用可不爲美周蹠等聽得這話各都歡喜起來都道下狗哥說的是見今東門外崔規哥有一所破落房子叫幾個工人畧打點就揀个日子開了罷進忠曰都憑在几位主張小弟却把百把兩銀了換些錢來

放頭便是遂拍肩相邀出城去看崔規先走帶了鎖匙開了大門果然一所空房屋真個僻靜邊傍只有兩三個酒店與人歇宿的小房子進忠看了滿心歡喜叫了工人修整了一兩日遂大開賭場城裡內外無徒的人聞得是魏進忠開賭場曉得他家私過得人又少年都要來贏他些錢鈔不想他伏了這幾個毛脚毛手的伴當專會擲骰呼色那些人倒被進忠贏得一個好笑如此半月進忠

和那幾個算算帳却也贏得三五十兩銀子進忠說這一場富貴都是卞狗哥指教因此得了這些物事且好消遣日子把十兩分卞狗哥我和你五人各得八兩衆都說道好憑進忠哥分派分派已定又各人名下抽出三錢來買酒快活卞狗最會買辦就說我去我去進忠就把二兩零碎銀子交與卞狗卞狗走入城中買了菓品鷄鵝鴨等又走過東街耳聽得嬌滴滴的聲音轉出了黃鶯兒的

曲牌正是歌喉遠愈澈高音近轉清卞狗聽了一會眼見得左房樓上清唱樓傍掛一個酒牌牌上寫了解貂晉珮四個字卞狗見是酒樓便撒步進去對店主唱個諾道我要尋一個朋友不知在寶店樓上不魯店主道請自家上去看看卞狗上了酒樓看了一會緣來是一個美婦人和三四位客官在那里飲酒快活但見那婦人含睇宜笑泛媚垂光卞狗一時看得呆了立脚不住自道我却枉

屈在河間城裡慣走勾欄認不得這個姐妹陡又歡喜道這也不難買東西的銀子只使去八九錢更剩一两五錢不如回去商量也請去陪陪酒就把這位小娘子奉承魏進忠哥也還他一段好意拽步欲行又猛想道却不曾問他住處還湏回去問一個住處又走進店來問那主人道請問店主公樓上唱曲那一位娘子却是那里人氏姓甚名誰店主人道這不是本處人氏乃外縣來的三河

縣人見住小橋巷蕭樂戶女兒蕭靈群我也只聞得這樣說在我店中也好吃了幾遍酒好陪過幾回客了卞狗又問他這樣美貌姑娘也要多少錢鈔一夜店主道我也只聞得一兩一夜客官你恁的問得詳細則甚難道也看上了若是要與他耍子却也湏擡舉我家作東道卞狗道說得是我便把這鷄鵝鴨魚肉菜品若干放在你店裡我却卽去和幾個朋友來你家喫酒你湏替我畱住了這

婦人我多多有手信兒送他說了就往東門外去、不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魏進忠小橋巷嫖蕭靈群

那店主人見下狗說話伶俐、又丟下這多食物在他店裡、就替他辦了一個東道、剛剛那幾個客人也和那小娘子喫完酒、正下樓來、算明酒帳、送了靈群一個大紙包、三五錢良子、叫一個生口便要送他回去、口裡亂嚷說明日再來奉請、有慢有慢、

店王道、小娘子且住住、我有一件好事、煩小娘子持携持携、靈群道、說那裡話、全仗店王公作成、作成店王道、你且作別他幾位回去、我便來與你說、靈群遂辭了衆客、轉回店中、店王公道、這有一客官、今夜要與你歇夜、且是大手面、你看這些鷄鵝鴨等物、事都是他、把與我辦的、靈羣道、他那里和我會過來、店王道、這聽你唱得好、他便來樓上張望、看上了、你也、今他去邀朋友同來飲酒哩、靈羣

道總成總成正說話間只見卞狗和魏進忠一起  
來了店主公指道兀的不是那位客官只見卞狗  
魏進忠一起走進店來和店主起了手卞狗便問  
東道完備否店主道已完備了又問那小娘子甯  
了否店主道那壁廂站的不是卞狗一起便都過  
去作揖罷店主便都請到樓上坐下進忠道卞狗  
哥說娘子含睇宜笑泛媚垂光真個不虛依我看  
起來更遠山堪描芙蓉可挹靈羣道多蒙過獎過

獎頃刻席筵已完六七八人坐了一張團團圓圓的  
紅漆棹吃了幾杯酒唱了幾套曲魏進忠是個浪  
子野性的人便心頭火發按捺不住一把撻那靈  
羣過來連飲幾個交杯酒便身上摸出一個銀槽  
五兩重的遞與靈羣道這權當作小子芹意兒小  
娘子茶菓之用切莫棄嫌靈羣道多謝多謝卞狗  
崔規周蹠俱道今晚酒後便來娘子貴寓借歇看  
看譙樓上打了一更叫店主人收了酒筵還了酒



錢崔規周蹠卞狗等五人送魏進忠直到小橋巷  
蕭靈羣寓中親母翠樓兒繼母文樓兒出來接見  
了衆人叫晚哥討茶來茶罷開口道蒙列位客官  
下顧恕小女皮肉粗燥不堪陪奉進忠道罪過罪  
過小子蒹葭倚玉三生有幸就袖裡摸出四兩銀  
子放在翠樓面前道權當初會薄意表表寸心翠  
樓收了暗道這一班好子弟好大手段的落在我  
手來了不要錯過這回生意只見靈羣往內出來

緊緊挨着進忠身傍坐下翠樓又開口道蒙列位  
下顧一發再討兩位揔成我家省得回去夜深不  
便那時卞狗周蹠俱皆看得眼熱了卞狗便應承  
了文樓兒周蹠便應承了翠樓兒道只虧崔哥白  
哥龔哥三位翠樓道我家還有女兒靈辟若三位  
不棄嫌今夜也叫來陪着三位同宿雖不比得我  
靈羣也帶得三分俏三個便也急了連聲只道叫  
來看看叫來看看翠樓輕啓櫻唇叫靈辟兒快來

靈辟至，則見其眼角傳情，種種有致，三位也看上了。遂個個邀入房去。魏進忠與靈群携手進房，靈群笑剔銀燈，請進忠坐定，啓兩行皓齒，道妾看客官，不像個平白人，異日必有大位，休忘了賤妾。進忠便答道：我若有好日子，管交你一家人富貴說罷，解衣就睡。曲盡繾綣，次日個個起來梳洗畢，忘八蕭成早已叫蕭晚哥買辦早飯齊整，擺一大席，請列位姐夫早飯，依次坐定，又飲到日晡，魏進忠

道：我兄弟這半日不曾往錢場去，我們且去看看，帶些銀兩緞疋來送你，我一個一發在你家裡耍幾個月，也不妨得。靈羣道：休要說謊。進忠道：大丈夫一諾千金，決非妄語。各人遂別了，起身去。靈羣便叫晚哥跟進忠到賭場，看了下落方回。

要來張小乙怒毆魏進忠

却說魏進忠開賭場，連日贏銀，惹出河間第一個破落戶光棍張小乙，一生好嫖好賭好廝打，好告

狀動不動便要和人并命、又有些力氣、一二個後生近他的身不得、聞得魏進忠贏人的錢鈔、他便要來和他賭、帶了千百貫錢來、到局內大聲叫那一位是魏進忠兒、小弟一來參拜他、二來也與他比一個骰色、分一個低昂、進忠道、小弟便是允來此的、都是在行朋友、棋、骰、雙陸、憑凡意愛、小乙見了進忠、暗暗的、笑道、真也好、一個後生、怪不得他會賭錢、遂叫道、擺開棹子、攤開錢來、兩下丟了幾

會骰色罷、不半個時辰、小乙輸得一個罄空、小乙火起了、道、你這般會賭、敢把幾千文借我、再贏得我、明早奉還、不然、你這些錢鈔、討你個沒受用、進忠見他言語來得可惡、早也三分防他、應道是我贏得你的、終不然是你送我的、如何沒受用、你去了、我和我兄弟們、拿去小橋巷靈羣姐姐家耍子、誠受用底、小乙見他言辭要笑他、惱不過、劈面一拳打去、進忠眼快、急急避過、也一拳當胸突來、一

來往小乙的力大進忠漸漸攔擋不住。下狗崔規周曉曉潯小乙是个惡人走開去不敢近前。只有白太始龔繼明二个雖是少年却有膽畧大聲喝道小乙你也好不像人輸人錢理合與人反來打人沒理沒理不聞得我們賭博人却狗頭掛令旨小乙罵道小輩你爲得他麼便回手一拳毆向白太龔明两个齊來相幫打作一塊小乙雙拳難敵四手被他三个打走了這小乙若打贏時把輸的

錢取了去却自罷休因他輸了錢又輸了拳走進城邀了十來個一起覓人來打還理進忠見他統覓來得多大家避了被他把門壁椅棹盡情的打得粉碎進忠便走到家中帶了幾個疋頭銀四十兩自往小橋巷靈群家去遂在靈群家歇了十日不捨得出來那幾個也日日來與他耍子那四十兩銀子沒了半毫進忠只得歸家典賣去靈群家使用

魏進忠典賣田園

魏進忠將田園瞞了妻子，四處典賣，得銀伍百兩。又往靈羣家來，亂使亂用，不上兩月，又沒了，抱悶歸家。妻子何氏曉得他丈夫在婁子家亂使錢，和一個小使在家，背地裡也和一個後生家來往相通。有這等丈夫，便有這等妻子，因此也不十分怒責他。還來勸解他。次日進忠又各處將那賣未盡的產業去求人買，念念只想在靈羣家去，隨他好

產業也。只當作低的賣與人，又得三百餘兩銀子。歸家對妻子道：「我看你也是個賢會的妻子，我有銀二十兩在此，與你在家使用。我有個朋友邀我到蕪杭去遊一遍來。」何氏道理會得，進忠不過說過了，妻子要來靈羣家，不知妻子也巴不得丈夫遠去，與他好與。那後生家縱意耍子，不兩月銀又盡了。進忠自思：「如今沒個田園可賣，如何使得靈羣却不入他人手，然事到於今也則索罷了。」左思

右量只得把自己房屋賣與大戶人家得銀一百兩獨自尋一個小房子住却與何氏相知後生房屋緊緊隔壁到合了何氏的意進忠却把那銀放一半在家拿了幾十兩又走來靈羣家只見靈羣眼淚汪汪悶悶的坐在交椅上家中家火七顛八倒進忠見了這個模樣不覺怒從心起便問道姐姐我兩三日有些俗事不曾到你家來如何是這般狠狠靈辟道都爲你日日在這裡我和你恩情

難拋再莫想我肯接一個別人不想昨日有一個甚麼張小乙拿些銀子上我門來嫖我不肯應承他說魏進忠那鳥嫖得我嫖不得早進忠那鳥走了若走得慢時左拳右腳打他一個不則聲纔曉得我河間城中張小乙一個好漢雙手便把奴家樓住強挾我上床辱我我也沒個意趣向他他便使性使氣把我的家火物件盡情打破又把我的母親打了兩拳還說要來計較我想這也不是

久番之處、我父親說、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早  
去討籌、回三河縣了、進忠聞得這一套言語、兩淚  
交流、咬定牙根、罵道、張小乙、天殺的、我前次被你  
虧負、仇尚未報、今番又來打我的愛姬、掃我的興  
頭、又對靈群道、罷罷、你既決意要回、我也阻不得  
你、卽留你也喫不得張小乙那鳥的虧、終久也難  
在此、我有白金十兩、與你當作路費、聊表小生與  
娘子半年恩愛、又把頭上一根玉簪、遞與靈群道、

他日相逢、以此爲質、決不相負、靈群拜謝、收在袖  
中、兩個房裡、唧唧噥噥的、說了半日話、不捨得分  
離、早門外已討定籌馬、催促靈羣登程、進忠也騎  
疋生口、送他上路、

魏進忠身發毒瘡

却說進忠、送靈群去、回到家中、終日只是想靈群、  
與妻子沒半分的恩愛、常常與那四五兄弟、喫酒  
賭博、不兩月、身發毒瘡、病倒在家、求醫討藥、儘儘

病个半年爛了一個楊梅毒漏把那陽物都爛了  
去進忠病瘡床上妻子却與後生背地裡作樂任  
一個小使服事進忠進忠也曉得只是假作不知  
候到病好了發落他出門不意一病日久把那百  
兩銀計藥買肉花費去了一大半早起勉強出門  
串一個媒婆賣那小使賣得十金在身回到家來  
對妻說道我命運乖蹇把家私敗了又惹了一身  
毒瘡又爛去陽物我今把那小使賣了就留你在

家也沒用的聞得你與那一個後生來往情甚親  
密不如就把你嫁與他你意下若何何氏聽得此  
言滿面春風道我夫說得是只是我與你也有十  
年夫妻一旦分別心中豈忍進忠道婦人楊花水  
性真要有恩愛的便是丈夫你閑話休題只請你  
那後生來相見一面我便把你交互他財禮一釐  
不計也何氏便走出門叫那後生來說如此如此  
後生也不怕即同何氏來見進忠道我也知得你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與我何氏來往，我如今爛了那話兒，想留他也枉然。我今思想入京，苟圖進身，不如把何氏與你，就在我家作一對，第今我尚病，待我病痊，一發叫他跟爾去。他衣裳手飾等件，也有三五十兩銀物件，須要和睦，莫忘我今日片心。那後生只道多感多感，兩個笑吟吟的，携手出房去。進忠冷嘆幾聲，獨自睡覺。那何氏夜和後生同宿，日和後生喫飯時，常兩個也來服事進忠。病進忠就像一個生忘人。

一般。只不則聲，漸漸病愈。一日對何氏道：我今身體強壯，多賴賢妻扶持。我聞得南関有新來一個算命人，算得極靈。我去算一命，看如何。明日即進京去，便爾兩個快活，遂出門到南関來，求那先生推算。那先生把進忠命查了一會，放下筆道：恭喜恭喜，尊造歪運將脫，好運將到，萬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命進忠聞得此言，喜從心生，道：過獎過獎。那先生道：不是過獎，小弟不過依命說。進忠送了命。

金回對佳氏說了收拾行囊把那賣小使卡兩銀子并用剩的銀約三十金在身次早起程與何氏別了何氏也自同那後生作一夥全不把進忠掛懷進忠路上迤邐的慢慢走不覺白日西沉玉兔東升且聽下回分解

魏進忠夜宿野神祠

却說魏進忠取路向京城來心心想着到京城如何得個進身况那個先生替我算命道我萬人之

上一人之下的命終不然終身如此落寞不成因此上便不計程只管自言自語的走了這一日不曾尋得個客店正恁間忽見林裡隱隱有所房屋進忠暗忖道自古道人投人鳥投林日晚無店舍不如便在他家借宿一宵明早去罷大步走進呀却不是人家却是一個神祠並不見一個人影也不見是甚神明爐中香火却還有一兩行燒未過的裊裊烟起進忠心中道這神想也是個靈感的

到也有人燒香，奈肚中餓了，怎生的好。噫，早間帶來有些乾糧麵餅，不知把來克克饑，開了門，在神祠座棚上睡了罷。打開包裹，取出乾麵餅，吃了四五片，肚中飽了，正欲爬去睡，猛想這神靈感，待我告訴他，求他一個靈夢。默祝道：小子魏進忠，欲往京城，希圖進身，進退無策，敬求神明，開我胸膈，祝罷，往神座棚上，把被蓋蓆子張開，睡到半晚，只見那神蛇頭牛身，頭戴金冠，走向前道：足下前程顯赫，須從宦家起身。說得進忠一身冷汗，醒來，好生睡不着，想宦家起身，莫不是我爛去那話兒，叫我須從宦官起耶。一夜展轉，五鼓反睡着，再醒來時，則太陽當窓矣。起來看，那神果是蛇頭牛身，儼如夢中所見，拜了幾拜，走出祠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魏進忠投求客氏引進

不則一日，魏進忠來到京城，討個小房子，貼在司

禮監前任慣與那些伙者買辦、同伴耍子、進忠爲人奸宄、極會柔媚、那一班伙者到歡喜他、各各薦他、司禮監使用、司禮監正要個伶俐的走動、便也收留他在名下使用、漸漸更覺中意、進忠反換得些銀子、便發積起來、時常差他出入宮闈、事事能幹、然不過在別人名下供役、如此五六個年頭、一日思想終身在人名下、幾時能大富貴、縱有些須錢鈔、濟得甚事、我今算來、我的銀子、也有二三千

金、不如盡把去送與客氏夫人、教他作薦、倘得入宮聽用、也未見得、昨聞得萬曆

聖上賓天、打探客氏夫人出來時、則索見他一面、送送禮物、看他如何、連在客氏夫人門外打探聽了半個月、剛剛客氏夫人回宅、好不威風、進忠思量一時唐突、如何見得、背地寫了一個封筒、只說司禮監送禮、內寫自己的事情、教他便了、打點已備、把些銀子門上使用、送進了、果然客氏一見滿心

歡喜便把禮物盡受了道這樣好意一個太監一向未蒙寵用到曉得事體請來相見看是如何人品進忠入見參拜畢客氏與坐見他說話伶俐到愛了他便道我入宮自有分曉進忠回到寓中終朝眼巴巴只望宮中消息客氏回宮未免與天啟聖上道他有幾多中用處遂得召入宮廷進忠於內服後最會粧點一段小心模樣長君逢君無所不至不意泰昌

聖上以堯舜之君謹一片而晏駕忠臣義士所撫心而痛哭者奸臣賊子所欲僥倖而媒進者也

魏進忠寵用殺王安

泰昌元年九月初六天啟

聖上卽位後點用宦官某某等諸人卽留魏進忠在身邊聽用命改名忠賢後遂名忠賢矣以魏忠賢市井無籍之徒欺瞞冲幼之主兼以客氏慫恿其間

上縱神聖無從察其狐媚之奸矣。當時猶小狷也。自甲子而大膽包天矣。泰昌元年，朝中衆臣惓惓於移宮一事，忠邪議論紛紛不一。天啟

聖上天語楊漣忠直，朕所鑒知。等詔確然可據。後進忠輒敢矯詔顛倒。

王言羅織忠臣，几至有天無日。老臣王安性素忠直，魏忠賢以新進獨憚之，思欲傾陷而無計，乃叫心腹人馬繼教外甥傅應星等商議。應星曰：千歲欲

威壓百僚，當自王安始。方今千歲日蒙寵沃，叠受封賞，凡事皆經千歲手。千歲看朝中誰與千歲善者，叫他彈奏，敢不從事。千歲就中密假片紙，殺之何難。忠賢曰：公謀最合我意。後果奸黨互和忠賢，遂奏王安妄倡移宮，番簾褙制等情，以爲計。傾選侍以洩夙憾。奏上，忠賢卽叫人捉拿王安，詈之。曰：選侍移宮時，爾手持排帖箕踞怒罵，說如今還要我叩頭這樣無君罪狀，當萬死。速趨出。王安知

馬列傳 卷一  
係忠賢造捏，伸辨無益。忠賢遂矯

旨降王安做淨軍，發去南海子看守牆鋪，不許人往來私通書信。如有私通書信人，役往來着廠衛辦事。番役并南海子看守人員，拏住指名參奏。旋復矯

旨，着心腹人往南海子，令南海子看守人役，卽時掩殺王安。王安臨刑，向北謝曰：老奴未敢負三朝大恩，死亦何恨。遂引頸就誅。俄而身骨異處，將其肉

丟在野外，與狗彘啖之。又恐人心不服，尤嚴于羅

織。知顧命家臣劉一燝、周嘉謨、獨秉大節，知不附已，遂交通孫杰論去。又忌憲臣鄒元標，先朝骨鯁忠臣，惡其口舌利害，必生異議，乃令心腹人逼之曰：爾若邁無益朝廷，虛糜爵祿，此闕自有才臣頂補。何苦又戀抑爲樹黨計耶？不速去，禍將及身。鄒元標曰：老臣亦知無益于國，獨此枯朽，得死報國家爲快。禍固非所避也。若欲老臣飄然一去，何足

爲難遂告病歸家然忠賢心所最忌者惟楊璉左  
光斗等思深中之而無隙矣

崔呈秀契拜魏忠賢

奸臣崔呈秀見魏忠賢蒙上寵用聲勢赫奕乃私  
厚賄忠賢心腹門人願身爲忠賢門下兒父事忠  
賢賢喜其尊已附已也待之益厚呈秀亦趨媚益  
甚于是呈秀引進者沈惟引進者皆願父事忠賢  
者十人京中近有十袂兒之名是也忠賢知其果

出真心非徒趨炎乃密召崔呈秀議曰可恨楊璉  
左光斗輩一千人放縱無忌動輒彈章屢上吾兒  
有甚奇計扑殺此輩而後卽快呈秀曰父親千歲  
無慮若者疥癬疾矣父親之不殺此輩爲恐于天  
下公議今父親凡事只要先結萬民之歡立使百  
姓誦德又密遣心腹人數百粧作百姓平民專查  
聽外官私議但有小官小民敢謗訕及父親者立  
刺拿兇呈秀衙中或父親府內慣殺他幾十個則



人人重足，然後將此一班人捏他一個欺舞朝廷罪案矯

旨先削其職，後盡其命，誰敢爭之？忠賢曰：將何以按其罪？呈秀曰：只把他捏扭作東林黨人，俱係王安的契子，熊廷弼的私人，便勾他受用，况他果有許多奏章在。忠賢曰：楊璉左光斗等

若聖上所深知其忠義者，若一旦問及其將何詞以對？呈秀曰：先削其職，後就彼處拿來，致之死地，令彼

處皆知父親之威如雷霆，凜不可犯，是殺一而懲百也。若

聖上問及，只道未曾起用，或說病死在家，何不可者？况事皆經父親手，後官之起不起，寧與他人事，忠賢聞言大喜曰：是必殺此輩，會此時白太始龔龔明營生，索師打聽得魏忠賢，卽是他當年契拜兄弟，魏進忠，夤緣入見，忠賢大喜曰：又添心腹人，何患大事不成？留下重用，卽矯

旨封癘親侄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爲錦衣衛封侯統領衛軍壯士萬餘人出入艱隨嗣後卽陞崔呈秀爲大司馬又思誇張威權使人不敢偶語凡民間有小可事必示察察爲明時良鄉生員章士魁私嘆王安之寃以爭媒窰魏忠賢捏其開礦論死胡思敬胡遵道初崔呈秀爲部官時曾有小隙偶於官基牧地構一竹屋周圍二丈呈秀密報忠賢忠賢卽令兩個軍官卽刺拿囚之黑獄以侵占皇地論百般拷勒打得皮開肉綻身無完膚而死是月

皇上出幸學宮只見鬼火燐燐在壁宮泮藻間不散慘慘淡淡的氣象令人觸目驚魂泮宮士子莫不心悲情傷第懼威不敢言楊璉奏牘言其草菅士命故青燐赤壁之氣先結于壁宮泮藻之間夫子在天之靈不無怨恫豈其然乎自此益加橫逆把持官員凡有封章必先閱魏忠賢然後敢進權欲

不旁落得乎。

魏忠賢私通東酋

魏忠賢一日獨坐私室，聞遼報稍急，忽想虜酋萬一逼城，我身受國家寵任，虜酋所知，必欲得我而甘心，則我將何以處之？是我之富貴不爲奴虜積耶？于是密令人厚幣賂東酋，凡東酋打探虛實事情，皆出入魏忠賢家。四年春，東酋遣韓宗功潛入長安，夜入忠賢室中，獻東酋書札及金帛之類，便

在忠賢家連住了半個月，後爲人所識，不知其在魏忠賢家也。被十餘衆所獲，宗功大喊曰：同你去見魏公公，看我是細作，不是是韓宗功，不是衆初欲獲賊，以爲大功。一聽說魏公公三字，謊得魂不附體，衆皆相顧潰散。忠賢知事露，始令避去。自此被人看破私通東酋一節事，忠賢遂命心腹張體乾、楊寰人等，差人各處密訪，愈加嚴緝。民間官民，惟有人說話道及一個魏字者，必窮其說，魏爲何

人說魏爲何事有兩三人僻處清談者必有人詰其聚譚何事密說何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以致民間不敢相與偶語後張體乾楊袞得命妄爲告許拔害無辜官民陷殺數十人又與沈催商議創立內操凡天下打拳者逃虎罪者善作刺客者作忘八烏龜者盡皆收入效用常私諭衆曰若干歲有命汝衆等肯拚死命麼衆皆曰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願竭死力以報千歲忠賢大喜曰得

汝輩勝項羽子弟八千矣

### 魏忠賢禁內操兵

却說魏忠賢名下這些人雖則驍勇敢死却不曉得進前退後的陣法兵隨印轉的號令他思量若一旦有用他時却不是個無束之兵不教之戰到也做不得事徒討他名下吃飯穿衣乃通客氏詒上內操謂禁兵宜精團練以衛皇城于是遂叫侄子魏良弼良才良卿希孔四人統領他名下那打拳

捧逃死罪忘八烏龜一班人役身穿戰襖手執鎗  
戟魏良弼輩金盔耀日紅旗飄風口出號令差各  
頭目鳴鑼擂鼓東指西麾忠賢却與

聖上在禁中觀看魏忠賢名下那些烏龜忘八雖然  
不會甚麼武藝仗着魏忠賢的威風射箭个个賈  
勇走馬个个當先跳上去的顛下來的叢七雜雜  
也不像甚麼紀律只是也舞得好看忠賢見个个  
耀武揚威心下十分歡喜以口問心自家暗的道

我外結東酋內練三軍各省官員多值我的黨與  
則羽翼成矣自黎明直操到紅日西斜方纔收了  
于是常常內操朝中側目惟恐變生不測却不敢  
明目張膽披鱗一番皆爲魏忠賢奸黨多在朝班  
縱然捨生冒奏一本却被魏忠賢匿了不消他夜  
半片紙傳出閣臣未知外面奸党便卽下手小則  
軍流大則喪身在家以此忠節之臣也思量下情  
總不能上達天聰無益朝廷抵拚個有損無益的

命也是枉然。因此多有掛冠潔身去的，有俟機會要作補天浴日事的，也不在話下。却說忠賢回到府中，分些賞錢，詔與他侄子魏良弼、良才等擺開筵席，請得崔呈秀、奸細馬繼教、沈催、田爾耕、白太始、龔冀明等一千奸党來府同飲。忠賢開口道：「我今日內操我部下那些人，後果是個個驍勇異日有用，諒可當一陣。」崔馬二人同聲應曰：「全是公親千歲洪福。」二籍令侄大人團練有方。忠賢曰：

謀賴列位武籍甥侄諸人，吾無憂矣。內命歌兒歌曲侑酒，直至五鼓方散。自是魏忠賢之心益猖獗矣。

### 崔呈秀私宿蕭靈群

話分兩頭，却說崔呈秀父事魏忠賢，與魏忠賢門下王掌家極相親密。王掌家時時在忠賢面前代呈秀說好話，以此一發獨厚起來。凡事都與呈秀商量停當，然後行事。這也不在話下。却說當年魏

進忠未遇時，曾嫖的婊子蕭靈群，把家當弄得一個罄空，未到京城得了。

聖上恩寵，代他改個名頭，喚做忠賢，所以舊時人也多有不曉得的。以此蕭靈群來在京城，全不識得魏忠賢，就是他當年孤老河間魏進忠。况他當年是個好後生，如今說是個太監，便是神仙也不想說是他。足足在京中住了兩個月，並不題起他。若知是進忠，再莫想他肯在京中接客。靈群生得俊

俏，京中大有名。呈秀耳裡聞得他十分美貌，心裡却也十分想他。大抵貪污人多者好色，那里怕有壞官箴，便叫手下人直到靈群家，說崔老爺呼喚，說得靈群討個生日，飛跑一般走來。手下人稟知，喚進呈秀，正擺棹酒筵，獨自坐飲，等候靈群。靈群至，參拜畢，站在一旁。手下人便把個酒壺遞與靈群拿了。呈秀仔細觀看，見靈群盈盈秋波，娜娜丰姿，欲落半天之鴈，幾沉九淵之魚，只是看得個不

了、大喝一聲、好婦人、叫手下把個坐位過來、放在下面、與靈群坐下、靈群再三不敢、呈秀道、我叫尔坐、只管坐、莫惱我、今夜書館裡、還要留爾同宿哩、又問爾是那里婦人、姓甚名誰、靈群答道、小婦人三河縣人氏、小名蕭靈群、父蕭成生、母翠樓兒、繼母小樓兒、是也、呈秀聽得說個翠樓兒名目、笑道、緣來爾與我是一門親眷、尔母翠樓兒、却是我原在三河縣、最是好的婊子、今也二十餘年了、還在

麼、靈群道、不幸棄世兩年了、呈秀嘆了一聲、叫篩上酒來、我與靈群叙叙親、吃得半醉、分付換小席、在書館內吃、呈秀和靈群携手到書館內、又吃了半晌、靈群唱幾個曲兒、最是中聽、呈秀拍掌不暇的也、咍咍啞啞、和他天夜已晚、手下人見呈秀動了風騷、個個知趣避去、呈秀笑道、這起奴才、到也通用、便走起身一把把靈群拖在身傍、挨肩坐下、連親了幾個嘴、把手插入腰袴、下亂摸、禁不住心



頭癢起抱在椅上、靈群脫去下衣、便在椅上風流  
波光凝墜、蠲態疎密、嫣然一笑、而刺、固已千金矣、  
起而復飲、呈秀曰、以卿之容貌、幾令花消、月閉、只  
是魏公公未曾帶得、那話兒來、若如當初在河間、  
時有那話兒、把卿送與他、當個人事、爾却是一場  
好受用、靈群聞、滑說在河間時、有那話兒、又說出  
一個魏字、便問魏公公在河間時、是阿誰、呈秀道、  
魏公公原在河間、名叫做魏進忠、中年淨身來作

太監、得了

聖上寵任、代他改名忠賢、爲此故也、靈群聽得此言、  
咲嘻嘻的道、這樣說、小婦人也、願見他、一見呈秀、  
道、尔却如何見得他、那樣見得容易、靈群把幾年  
前事說了一遍、說得崔呈秀、慌忙把个靈群駝上  
交椅上坐、道的親親的姐姐、適者唐突唐突、見  
魏公公時、千萬莫說出那話兒出來、我契拜他爲  
親父、尔便是我的娘了、兩個耍咲一夜、纔解衣上

床已漏下三鼓矣。靈群求他轉薦，欲見魏忠賢一面。呈秀道：「當時別你的玉簪帶來未？」靈群道：「帶來在身。」呈秀應承去了。次早分付靈群在他家中，不許回店，自己梳洗入朝，且聽下回分解。

### 魏忠賢崔家會靈群

却說崔呈秀朝罷到魏府，叅了魏忠賢。魏忠賢道：「今日閑暇，我同你私室中叙叙話。」呈秀正欲把靈群的根苗報與忠賢，怕他嗔責，沒個機會，幸得魏

忠賢叫他飲酒，却合他意思好，因便抽踢兩個坐下。崔呈秀在傍，打了個恭道：「古來帝王微時，好生也有多少不遂意的事，不識到得那發積之時，也便忘了，還也念及他當時那些事，那些人依呈秀看起來，如漢高祖過沛，設宴會故老，却也把舊時事，舊時人，掛心一般。」忠賢道：「也須看當年相厚何如。」呈秀道：「足見父親千歲仁愛，不忘故弓意也。」又兩個叙叙話，吃了幾杯酒，呈秀看他似有欲說出

又噤住不說出的事、在口角邊、微微冷咲、呈秀曰、父親千歲有甚話、何不說與兒知、豈兒有甚不孝、逆了父親千歲的意、故不肯開諭耶、忠賢曰、微時坎坷、好咲事情矣、呈秀道、願聞願聞、忠賢曰、我當初爲人、不會做家、慷慨結客、風流場中、也有些名頭、家道漸漸零落、初心也有些悔恨、無奈到京、求進身、不想反得了這場富貴、迴思當時零落家事、天正作成我等做人了、呈秀曰、風流場中、正英雄

寄意適志之處、便也不妨、卽漢武帝猶想李夫人、漢高祖亦好色之徒也、忠賢被他都把帝王比他身上、三言四語、抽出他把靈群一件事、畧畧道起三兩句、呈秀卽避席、口裡只稱一個有罪有罪、兒當萬死、忠賢問道、你如何這般說話、呈秀曰、適聞得說蕭靈群與父親千歲有舊、不曉得這女子、京師馳名的姐妹、兒曾也與他相識過來、見在兇宅中、忠賢曰、這也難怪你、你看我如今就與他作夥

一會也不能得勾了。若在爾宅內，我也要見他一見也。顯得當年相與有心的人。呈秀今夜月色明朗，你在家候我。我微服昇來你宅一會也。呈秀領命去了。報與靈群知道。靈群凝粧呈秀，備酒譙樓初敲。忠賢已到了崔宅。靈群呈秀跪下，迺入靈群叩頭拜賀，口呼千千歲。忠賢呼請起，不勞重禮。呈秀說請到後園書館，更便說話。三個到了後園，呈秀擡過棹來，說不盡的珍饈有味。三人坐下，靈群

伏他當年心腹，開口道：妾先時常常道千歲不是凡人，異日必有大位。蒙鈞言道：若有好日子，管教我一家人富貴。千歲還也記憶得否？妾固刺刺在念也。呈上玉簪曰：此玉簪是與千歲別時，蒙鈞言云：異日相見，以此爲質者。忠賢收了玉簪，道：果是我說的。便問爾父蕭成母翠樓兒小樓兒靈辟晚哥都在麼？靈群曰：我父母俱辭世矣。只有繼母小樓兒妹靈辟與弟晚哥在。晚哥今名叫做蕭惟

中憲賢曰、你們女流、只在崔家來往、時常與俺會  
會耍子、你那晚哥過幾日、叫我兇崔呈秀、把個名  
色官兒與他做、靈群拜謝了、魏忠賢雖沒有那話  
兒、却慾火還在、扯過靈群來、抱在懷中、曰、子之  
秀、色可餐、我今看你、叫我其何以噍、饑呈秀見了  
這個光景、卽迴避起身、忠賢携他到月下僻處、花  
影零亂、愈覺撩人、兩下解衣相偎、一會熱眼對觀  
面罷、呈秀靈群送出大門、時已四鼓五點、恰好交  
五鼓、兩下辭去、靈群未免與呈秀、又是一番取樂  
矣、

有幾句詞兒、美那靈群姿色云、

翠挽烏雲、眉彎新月、肌凝瑞雪、臉襯朝霞、袖中  
玉笋尖尖、裙下金蓮窄窄、雅淡梳粧、偏有韻、不  
施脂粉、自多姿、便數盡滿院名姝、總輸他十分  
春色、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